



历史文化大散文系列

太阳走遍高原

张乐群之游

写在历史拐弯处

解读历史文化现象，

感悟名家睿智哲思

郭保林 著

写在历史拐弯处

一个丢失历史的王朝

苍冷的四声

奔腾的史诗

恨之端

黄土高原赋

千秋太史公

解语凉州

玉关情

朝圣的土地

龟兹乐舞之源

阳走地魔原

族人的岁月



京华出版社



「历史文化大散文系列」

写在历史拐弯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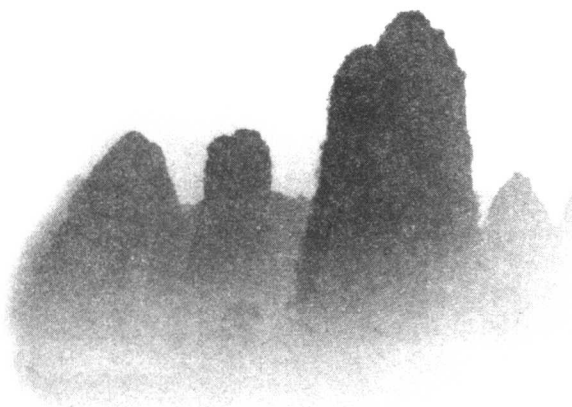
解读历史文化现象，

感悟名家睿智哲思

郭保林／著

京华出版社





目

录

- | | |
|-------------|-----|
| • 苍冷的回声 | 1 |
| • 写在历史拐弯处 | 11 |
| • 一个丢失历史的王朝 | 23 |
| • 不老的艺术精灵 | 40 |
| • 寻觅萧关 | 51 |
| • 腾格里的另一种解读 | 60 |
| • 西北望长安 | 72 |
| • 奔腾的史诗 | 90 |
| • 根之魂 | 109 |
| • 黄土高原赋 | 116 |



• 千秋太史公	131
• 解读凉州	139
• 走阳关	155
• 玉关情	163
• 痛苦的土地	171
• 龟兹乐舞之源	183
• 太阳走遍高原	195
• 牧人的岁月	206
后 记	223

苍冷的回声

我是初冬时节走进宁夏的。

我喜欢冬天。冬天的山野一切都被简化了。大自然在季节更替时采用的小学生的四则运算：加减乘除。冬天用的减法和除法，大删大减，再来个三下五除二，什么绿肥红瘦，什么山花烂漫，统统涂抹成一个色调：铁灰色。肃穆，萧索，苍凉。这手段有点“专制”，但谁也无可奈何。你看，远山灰蒙蒙的，瘦骨嶙嶙，近处的田野和荒原也把夏和秋的遗著扫荡殆尽，变得平庸、枯涩。连路旁曾被茅盾礼赞的高大俊美的大西北的白杨树，摇身一变光秃秃的，像乞丐般地站在那里，伸出青筋裸裸的手，向天空乞讨什么。天空被简化了，除了蓝天就是白云，蓝得纯真，白得天真。

现在还不到朔风凛凛大雪霏霏的时节，即使风狂雪骤的隆冬，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那更是大一统的一种简化。繁复是一种美，简化





也是一种美，天地有大美而不言。

走进这被简化的土地上，走进苍凉和寂旷的大境界里，使你感到宁夏是赤裸裸的。赤裸裸的胴体，赤裸裸的情感，赤裸裸的灵魂。初冬的阳光依然明媚，暖洋洋的，夜里的霜，太阳出来不久就融化了，山野里缭绕着淡淡的雾的氤氲。在这样的季节，漫游这片神奇而神秘的土地，心境是舒朗而旷达的。头顶有浪浪白云，身边有萧萧微带寒意的风，偶尔还有一行晚归的大雁横空飞过，撒下嘹唳的雁鸣。

我在银川市住了两天，自治区作家协会会有一个很能干、很热情的女秘书长名叫马星，人长得很漂亮，在她的关照、安排下，派一位地方史专家张树林先生，陪同我去各地采风，一次轻松而潇洒的漫游便开始了。

要了解宁夏，应该读读这片土地历史的扉页，老张说。

我说，扉页在哪里？

他说，水洞沟。

水洞沟是这宁夏历史的源头，是很有名的古文化遗址，看到它，你会想起大汶口文化河套文化一样，是宁夏人的骄傲。一部风雷激荡的宁夏文化史，便在这里写下第一行文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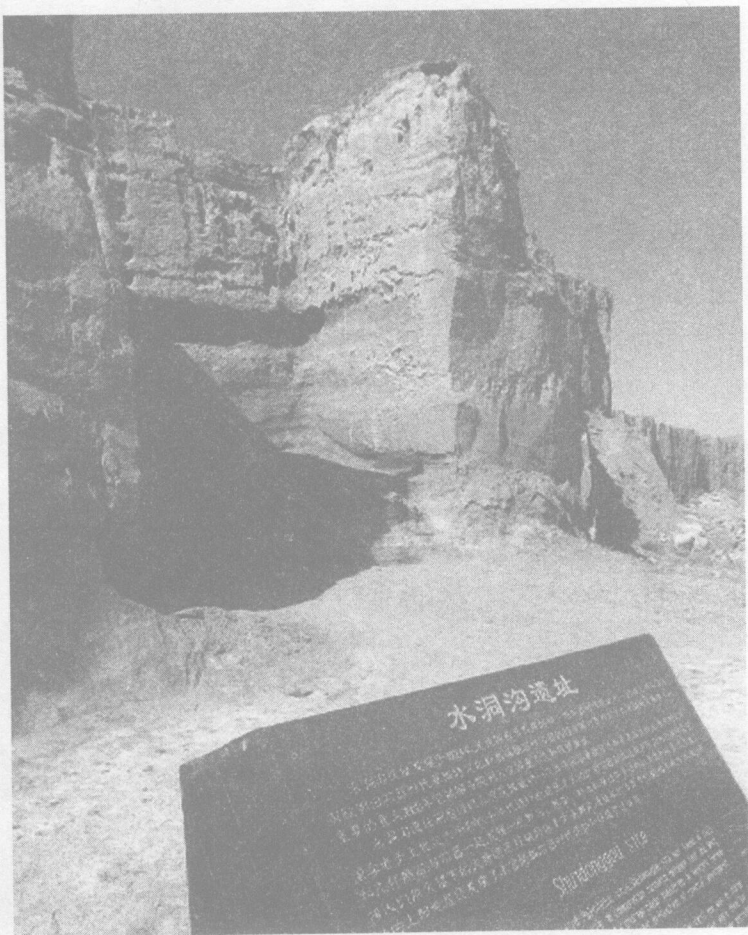
水洞沟位于灵武县黄河岸边，而灵武县的北面便是横亘万里的明长城，长城伸出巨大的臂膀挡住了北面毛乌素大沙漠滚滚而来的流沙，南面是一片空旷的戈壁滩。黄河是一部通史，长城是残缺不全的断代史。黄河从远古时代流来，流过旧石器时代，流过新石器时代，流过青铜器时代。这里没有什么壮丽的景观。从地图上看是很容易被忽略的。而今却是人类学家、考古学家、游客络绎不绝的光顾之地。人类都有一种好奇心，都想探索自己的祖先是怎样生存的，他们的衣食住行，他们的喜怒哀乐，他们的创造和发展。我不是考古学家，也非人类学家，我去水洞沟古文化遗址，纯属一个文化人对人类远古文化的关怀，想聆听从远古传来的生命的回声，历史的回声。

我想，那声音一定很苍凉，很苍老。

二

初冬的阳光照耀着空旷的荒滩，黄河已失去夏天的狂躁，静静的河水，波澜不惊，明净的水面上映衬着蓝天白云。看到亲爱的母亲河，你不敢相信它是那样宁馨，河水并不浑浊，它还未流经黄土高原，河岸上有杨柳，也有蒿草，都已落尽叶子，很古典、很诗意地陪伴着一川流水，偶尔有几只水鸟落在草丛树枝上，啾啾鸣叫。

完全出乎我的想像，水洞沟就是指的一处断崖，断崖下是一条干涸的河床，遍地砾石，被风卷起的沙尘四处漫扬。稍远处便是匍伏在沙丘上逶迤东去、低矮而破败的古长城，一种凄迷苍凉的气息扑面而来盈怀。如果不是我来时在自治区博物馆玻璃柜里早就



水洞沟古人类遗址

观览过的那些石斧、石镰、石刀、石臼、石铲，不是考古学家在这里发掘远古人类上万件生活



产用品，我怎么也想像不到，我们的祖先会选择在这么一片荒凉的土崖上而栖居。三万年前，这里曾经是人类生活的乐园。他们身着兽皮，手执石器，打猎，采集树木与野草的果实和种子，也驯养弱小的动物，像羊，……穴居崖洞。三万年前这里就有古人类居住、生活，这是黄河文明最初闪烁的一缕曙光，是黄河母亲的乳汁养育的远古人类。

宁夏是古老的，我为这片古老的土地古老的文明而自豪，而惊喜。尽管，古老的文明已凋零，但毕竟在人类的发展史上，这片土地没有出现空白。

我国最早的人类应该是元谋人，遗址在云南元谋县，距今一百七十万年，陕西省蓝田县发现蓝田猿人距今八十万年，并且在蓝田遗址里还发现炭粒，说明八十万年前，人类的祖先已开始学会用火，到了五十万年前，北京猿人虽然依然住在山洞里，过着狩猎和采集生活。他们狩猎的动物种类很多，据考古学家统计，哺乳动物有九十多种，其中有鬣狗、剑齿虎、三门马、羚羊、水牛等，最多的是鹿类。野兽是主要食物，此外，他们还采集植物的果实和块根作食品。他们为了生存，结伙成群，共同劳动，互相协作，共同分享劳动果实。已经形成了原始人群。距今二三十万年的时候，人类已进入旧石器中期，原始人已由猿人进化到古人，丁村人是距今十万年前的古人，丁村人使用的劳动工具除石器外还有骨器，他们打制石器的技术比北京猿人有了很大的进步，并根据不同用途制作了不同的石器。刮削器，还能制作石球和三棱尖状器。他们还学会到河里捕捞各种鱼类、河蚌、螺等为食物。

约四五万年前，我们的祖先进入了原始母系氏族公社时代，考古学家称为旧石器时代晚期。内蒙古河套地区就出现这种新人的存在，而水洞沟人大概就活跃在这个时代。

而这个时期，水洞沟人和河套人一样，他们的生产力有了很大提高，要求有一种比较持久稳固的生产集团，同时各个集团之间保持一定联系。人类历史发生一次伟大的革命，那种不稳定容易分散的彼此没有联系的原始群告别了历史，从而进入了以血缘关系结合起来的氏族公社阶段。

氏族部落的形成是靠血缘关系的纽带，水洞沟人和以后考古发现的山顶洞



人，开始制定一种约束人类的婚姻制度，即禁止直系的关系和同辈之间的群内乱婚，实行的是一个血缘亲族集团的兄弟和另一个血缘集团的姊妹之间的互相群婚。这是人类文明、人类进化的一个标志性发展。美国著名人类学家莱斯利·怀特说：“在进化过程中，无论其为社会进化、还是生物进化，我们几乎总是发现新的发展是从旧事物中生长出来，或是以之作为基础的。”

结束乱伦，人类社会的细胞——家庭也就出现了。而原始人类的分工也明显了，男子主要从事打猎、捕鱼，妇女从事采集、制作食物，缝制衣服，养育后代。而妇女的活动是直接关系到全体氏族成员服务的，对于维系民族组织以及生产和生活中都起着重要作用。在那时是“阴盛阳衰”，女人在氏族社会中比男人的地位更重要。儿童只知其母不知其父。氏族成员世系只能按母系血统来计算。

现在我们把目光再收回来，聚集在我眼前这片古文化遗址——水洞沟上来。

水洞沟文化早于黄河流域的大汉口文化、龙山文化、齐家文化，是原始母系氏族正兴旺发达时期。当时水洞沟人还未学会钻木取火，结绳记事，当然还未出现语言，但是他们都学会原始共产主义分配原则，“大锅饭”从那个时期就开始了。他们从鄂尔多斯高原，从贺兰山森林里，从黄河的浪涛里，捕来的猎物，打捞的鱼蚌，不敢独享，背回来，交给做为酋长的老祖母，由老祖母用石刀、石斧，分割出若干等份，给她的氏族成员。

我徘徊在水洞沟文化遗址，思绪穿过三万年风雨沧桑的时空，那时候，这片土地绝非如此荒漠般的枯涩，一定是森林茂密，河水悠悠，绿草丰蕤。水洞沟的女人们有的坐在家园的树荫下，用骨针缝制着衣物，有的赤裸着上身，裸露着丰硕的奶子喂养着子女。男人们去贺兰山打猎去了，她们还要在草原上采集植物种子和根块，准备着晚餐，迎接着男人带回丰厚的猎物。

据考古学家发掘出的水洞沟文化遗址出土的石器，用坚硬的硅质灰岩打制而成的。这说明了水洞沟人已掌握了比较先进的打制技术，他们已能打制出各种用途的石器……特别是纵背的定叶型尖状器，在国内同时代其它遗址中实为罕见，属于水洞沟具有的特征器形之一。还有的专家特别强调说：“在水洞沟遗址中，有稍加磨制穿孔的鸵鸟蛋皮装饰和骨锥……标志着人类历史上石器制造方法，有



着划时代意义的磨制技术已处在萌芽之中。”

遗址和废墟并不能都发掘出诗意和美，但一切遗址废墟都曾有过鲜活的生命，喧嚣的生活，热烈的情感，奋发的精神……虽然，这一切都消失了，已经属



贺兰山岩羊（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于了一个大而化之的概念：历史。历史学的极致就是考古。其实，我们每天都生活在历史中，现实是不存在的，只有历史是永恒的。三万年前的古人和今天的

我们，都化为一个范畴，都是在历史河流里的一滴水，只不过他们在前面，我们在后面。这使我想起二千多年那位孔大圣人站在河边的感叹：“逝者如斯夫！”

当时人类还没有发明金属工具，他们从河滩上和湖边上，拣来那些比较坚硬的石块，先将石块打出一个平台，然后在平台上用石块敲击，打下石片，将那些不适用的丢弃后，把那些适用制造石器的石片进行修理，根据用途的不同，分别制成一端或两端有刃的刮削器，一端尖锐的尖壮器，用来挖掘植物的根块，刺杀野兽。向大自然索取使自己能够繁衍生存下去。

这场技术革命犹如近代人类发明电，发现电子，制造出汽车、火车、飞机一样，给人类生活带来巨大的变化。同时，也标志着人类与动物的区别。人类终于站立起来了，终于用自己的双手来创世界了，人类文明的曙光开始冉冉升起，并

照亮他们苦难而又伟大的历程。

但是，那时候，他们还没有语言，更没有文字，他们用眼神用手势传递信息，交流感情。语言和文字作为符号的创造，是上帝偏爱人类，独独赋予人类的一种伟大的法宝。

我站在断崖上，仿佛听到我们的祖先在敲打石器的声音，那声音很苍冷，它穿越了三万多年的时空传导而来，经过三万个春夏秋冬传导而来，那是经历了历史和岁月冰封过的声音，砉砉砉，溅出创造者的才智，激起开拓者的聪慧。那声响震动着山野，也震醒了凝固的时间，历史在他们敲击石块的声响中迈开双腿前进了。

三万年前，这里也许有一片湖水，岸边是茂密的树林，高大英俊的古杉，茂盛的杨柳，湖水碧波粼粼，水光潋潋。当然，那时节，气候不像现在这样干燥寒冷，肯定是潮湿而温暖。山野中有犀牛、原始牛、岩羊、大头盘羊，在湖畔草丛里啃噬青草和采食树叶，野驴、野马、羚羊在湖边草地上追逐；草丛中有姹紫嫣红的野花，树枝上有啾啾鸣叫的鸟儿，——这是一幅恬静、幽美和谐的画面，人与鸟、与兽、与古生物的乐园。在水洞沟的远方有一片沙漠，成群的鸵鸟就疾走在沙丘间。

那时候，我们的祖先就有了尊老爱幼的美德，老人和孩子可以在洞穴里休息和玩耍，只有年轻力壮的男女去捕猎，他们手持木棒和石器，到山野、到草原，去围猎牛、羊、马、鹿，到湖里去抓鱼。然而，过于简陋的工具使得他们收获并不大，晚上归来，把猎物背到洞穴里，然后由女人们用尖锐的石器剥皮，切割，在火上烧烤。

在水洞沟遗址还发现古人吃剩下的动物骨骼和牙齿——但已经变成了化石。尽管这是一些破碎的化石，它们都是古生物学家和地质学家断定当时动物的种属、气候、地理环境及确定地质年代的一种特殊“文字”。从这些古老的化石骨骼、牙齿判断，三万年前，这里生活着现在只能在热带地区才能看到的犀牛、羚羊、野马、原始牛、鸵鸟等动物。

这是远古人类劳动、生活情景的历史见证，它蕴含着大量珍贵的历史文物，



恐龙的牙和头骨化石

向我们揭示了三万多年前人类社会一幅生动的图景。

但狩猎并不是那么容易，因为当时人类还未发明弓弩和箭镞，远程射击还未在古人类大脑里分泌出来的一种思维，单凭掷石块，用棍棒追打，哪能轻易猎获到奔驰的野兽呢？有时两手

空空归来。因此他们不得不采撷一些树根、树叶、树的果实和野草的种子，来填充辘辘饥肠。如果运气好的话，猎取到几只病弱的野兽，于是他们就兴高采烈地抬回洞穴，用尖利的刮削器剥皮，切割，然后生起篝火，在火中烧烤后，便大口嚼噬起来。吃饱后，他们便围着篝火依依呀呀地唱歌，跳舞。他们倾泻情感的载体只凭身体器官的自然功能。

初冬的阳光照耀着宁夏大地，秋天和夏天的遗著——干枯的谷禾，发黑的向日葵杆，还未砍净的玉米秸，枯萎的野草在料峭的风中瑟索着，这是谷禾写成的土地的简史。银川平原是一派旷达和宁馨，荒原上有球状的骆驼刺在滚动，展示着这片土地富庶和贫瘠，荒凉和繁华。

我问老张，这古文化遗址是谁发现的，是何时发现的？

老张是本地通，他滔滔不绝地给我讲述起来，于是我眼前幻化出一个遥远的画面——

1919年，正是北京“五四”学潮风起云涌的时候。民主和科学的呼声潮水般地汹涌在古老中国的大地上，军阀混战的炮火也如狂风暴雨般席卷着满目疮痍的山河。那时鲁迅先生还执教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用白话文讲述中国小说发展



史略，李大钊和陈独秀在油灯下编辑油印本《新青年》杂志……中国的学者谁来关注大西北这荒凉的一角？这时有一个叫肯特的比利时青年学者从内蒙古来到宁夏，路经水洞沟，暮色已晚，便住在一个旅店里。第二天早上这位蓝眼睛、高鼻子的异国青年散步在附近的干涸的河床上，嘴里哼故乡的古老的情歌，悠哉，悠哉。蓦然，他的目光停留在不远处的一条被小河切割的一处断崖，发现奇异的现象，接着心里一阵悸动，脸上出现惊喜、惊讶的神色，他大步向前走去，他看到的是一块骨骼化石，急忙跑过去，他还发现这里还有经过打制的石头……他不是考古学家，不是古人类学家，但凭着常识，他断言，这里是古人类文化遗址。他回到骚乱不息的北京，把这消息传播出去……

又过了三年，到了1922年，法国人桑志华和德日进得知这个消息，记住了肯特介绍的地域方位，便骑着马带着帐篷和考古工具由北京出发，迎着塞外风沙，穿过内蒙古河套地区，来到宁夏，找到了位于黄河岸边的水洞沟。他们都是年轻的考古学家，凭着年轻人方刚的血气，在这沙石崖畔，开始了发掘。他们小心翼翼地用考古铲，剥离开表土，一块块石斧状、石铲状的石片出现，他们惊喜得犹如发现了新大陆，在帐篷里，借着手电筒光，对发掘的古化石和旧石器时代的遗物——编号、登记，又拍下照片，并开始撰写他们的研究论文。

那时正值军阀混战，直奉大战的烈火烧遍长城内外，华北大地上群雄逐鹿，硝烟弥漫，炮声隆隆，到处是血流成河，骨堆如山，谁来顾及在这荒凉边塞有两个法国人在烈日炎炎下对中国文物的发掘或叫盗掘呢？当他们的研究成果在国外报刊上发表后，中国的知识界才知道“水洞沟”这个名字，才知道水洞沟古文化遗址。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尴尬，这是中国人的耻辱。但是中国的考古学界并没有急于去宁夏去考察，后来作为考古界领袖人物的傅斯年先生忙于组织人马进行有史以来第一次大规模地对河南殷墟的发掘，他也无暇将目光投向中国的西北角。

当战火硝烟熄灭弥散之后，历史走进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初叶，中国和他的“老大哥”尚未翻脸，“兄弟”俩便合伙派人在水洞沟开始系统地发掘。三年后，中国和他的老大哥闹翻了，自己单干起来。1963年享誉中外的“国产牌”考古学家裴文中、贾兰坡先生又亲自对水洞沟古文化遗址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发掘，



这个遗址便最后确定为远古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国务院也下达文件，列入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水洞沟前面的小河，已经干涸多年，河沟里铺满鹅卵石和砂石，僵涩枯燥，走在这里，没有令人惊喜和惊叹之感，但是这里的石头却经历了几万年的沧桑，就是那些普通的石头，敲开了历史的门扉，叩醒了人类文明史前的梦呓。

我蹲在水洞沟前，抚摸着粗砺粗糙的砂石和鹅卵石，这石头很冷，很重，它们曾负载过人类史前的一个时代。阳光照耀着这片荒芜的土地，远处是黄河，河水在远处闪烁着光斑。我想像不出三万年前中华民族这条龙是怎样奔腾跳跃的，我也想像不出宇宙之神究竟用什么魔法将远古人类生命的伊甸园抛弃，而变成一片废墟的？

我漫步在这古文化遗址，望着乱石缤纷的断崖，却想起了瑞典 1966 年诺贝尔获奖作家、诗人萨克斯的诗句：

我们石头，
有人把我们举起，
他就举起了太古时代。

.....



写在历史拐弯处

灵武这座小城是很诱惑人的，她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曾用名“灵州”，早在西夏王李元昊建都中兴府前，这里一直是宁夏平原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有着灿烂的历史文化，她对中国历史的巨大贡献，尤其是对大唐王朝历史的贡献，是值得大书特书的。

我对灵州心仪已久，我来宁夏之前，看过许多文史资料，知道灵州是唐玄宗的儿子李亨——在“安史之乱”中逃到灵州，在这里登基，号令天下，平定叛乱。这里成了全国扫平叛军的指挥中心。历史在这里拐了个弯，又踏上正途。这犹如重庆当年成为蒋家王朝的陪都一样，扮演了一个“顶天立地”的角色。

灵州原是羌人的居住地，灵州之名最早出现在西汉初期。西汉惠帝（公元前191年）在此设县，隶属北郡。这里一直是北方军事重镇，汉唐以来，一直是与匈奴、突厥争夺的地方。我佩服古代地理学家酈道元老先生严谨的治学态度，高





灵武西夏城

度科学负责的精神，连这么偏僻遥远的地方，他都亲自来考察。那时没有火车、汽车，交通极不方便，他老先生骑头小毛驴，囊踏囊踏，风尘仆仆，不辞劳苦，来到边塞北郡。这精神的确让后人高山仰止。酈道元在他的千古名著《水经注》中记载：“城在河渚上……但语出戎方，不究城名。访诸耆旧，咸言故老宿彦言：赫连之地，有骏马死此，取马色以为邑号，故曰城为白口骝，韵转谬，遂乃今称……”骏马的白口骝，意转为地名的薄骨律——这是酈道元从当地老人口中听到的传说。早在西汉时期，灵州是官办的牧马场，朝廷在这里设“号非苑”、“河奇苑”，是牧场的名字。可见那时候这里水草丰美，盛产良马，是北国一片壮美的草原风光。到了南北朝时期，匈奴族的首领赫连勃勃建立了夏朝——历史上称为“赫连夏”，目的是区别于李元昊的“西夏”。那时这里僻为果园，亦称“赫连果城”，说明此地早在南北朝时期已是膏土沃壤，桃李成林，花果芬芳。北魏时期设“薄骨律镇”，这与酈道元的记述是相符合的。

灵州是宁夏平原开发比较早的地方，秦汉时期采取移民充边的办法，将内地的农民迁徙到这里，朝廷采取很多优惠政策，给你种子、家具、还发给你耕牛。汉武帝时，甚至由官方贷给你一匹母马，三年后还驹一头作为利息，鼓励你在这里发展畜牧业。秦汉开渠，绕城而过。笨重的铁犁翻开荒原干硬的土堡，从秦渠



汉渠引来的黄河水流入新开垦的土地，这里便出现田连阡陌、谷稼殷积的丰足景象。

我去灵州正值初冬，灵州即今天的灵武，是一个乡镇坐落在黄河岸边。黄河还未流经鄂尔多斯台地和黄土高原，流水还不那么浑浊，但波流依然汹涌宏阔。浪涛很有耐用力，很有韧性，抱成一团团，一簇簇，喧嚣着向远方奔腾而去，当然没有冲出青铜峡时的狂躁和暴戾，显得雍容大度和洒脱不羁。河岸上长杨细柳，荒草披离，现在叶已落，草已枯，若是夏天，这是一片草木丰茂的景观。

走进灵州，眼前是一个繁华的现代化的小城，虽没有江南文化名城的浓妆淡抹，没有沿海城市的浪漫，但街道井然有序，马路两旁是一幢幢高楼，店铺联袂，酒肆骈列，杨柳夹道，车流滔滔。漫步这边塞小城，总感到它有一种特殊的气质：坚韧，刚毅，又襟怀壮阔，犹如大西北汉子身上散发的那种雄风豪气。小城也有古老的建筑，朴拙的方砖，残存的黄土夯打的墙基，氤氲着远古的苍凉和悲壮，一种历史的沧桑感油然而生。

二

我游荡在这边塞文化名城里，就像一尾小鱼游进历史的河流里，那翻卷的波涛，那激流酿就的如渊漩涡，那被浪涛激起的泥沙，使我感到晕眩，感到迷茫。我在这座小城只留宿一天一夜，我不可能游历它被现代化所遮掩了的历史的角角落落。当我站在城郊的路旁，站在黄河岸边，那叶子脱落殆尽的大西北的白杨树，肃穆地矗立在河沿沙地上，波光粼粼的黄河水，涌涌溅溅地流动着，我总感到有一种风穿透我的胸膛，有一种远古的声音萦绕在我的耳旁，那是岁月的风声，那是历史的跫音。

我站在冷风里，沉默不语，放眼四顾：远处的贺兰山，腾格里大漠，鄂尔多斯高原，弯弯曲曲、起伏伏伏的明长城，寥廓的长空，涌动的白云，还有身边滔滔不息的黄河，……边塞！这个极度陌生、极度遥远的词汇蓦然撞开我的心扉，此时此地，我仿佛才读懂这个词的份量，还有它复杂而沉重的内涵。千百年来，

